

§ 大謀略(2)/和解重建

穆尼基亞山的硝煙漸漸散去。

戰場上，破碎的盾牌與折斷的長矛散落滿地，春風吹過，帶走濃濃的血腥味，也帶不走雅典人心中的傷痕。

克里提亞倒下了。

三十僭主失去了最強硬的領袖，殘餘的寡頭派退守雅典城內，人人自危；比雷埃夫斯港口，色拉西布洛斯率領的民主派則日夜戒備，只要一聲令下，便準備攻進雅典，結束這場漫長的內戰。

就在所有人以為最後決戰即將到來時，斯巴達國王保薩尼阿斯卻做出了一個出乎意料的決定。

「停戰。」

命令傳遍兩軍。

不只是雅典人，就連斯巴達將領也愣住了。

呂山德更是勃然大怒。

「陛下！三十僭主尚未覆滅，民主派也尚未投降，此時停戰，豈不是前功盡棄？」

保薩尼阿斯平靜地望著遠方的雅典衛城。

「我來這裡，不是替任何一派報仇，而是替斯巴達結束這場戰爭。」

一句話，讓整座軍帳鴉雀無聲。

幾天後，比雷埃夫斯港外，一座臨時搭建的帳篷成了決定雅典命運的地方。

保薩尼阿斯居中而坐。

左邊，是色拉西布洛斯率領的民主派，右邊，是殘餘的寡頭派代表。

兩邊隔著長桌，彼此怒目而視。

每個人都有親人死在對方手裡，每個人都恨不得立刻拔劍。

就在氣氛僵持不下時，一名黑衣男子緩緩走入帳內。

他沒有佩戴任何城邦徽章，也沒有站到任何一方身後。

阿列克西斯先向保薩尼阿斯行禮，又向色拉西布洛斯點頭，最後望向寡頭派代表。

「諸位。」他的聲音並不高，卻異常沉穩。

「如果今天談判破裂，明天還會有多少孩子失去父親？」

沒有人回答。

阿列克西斯從懷中取出一卷羊皮。

那不是軍令，而是一份名冊。

上面密密麻麻寫著數百個名字。

「這些人，有的是民主派，有的是寡頭派。他們的家人，都在等待他們回家。」

他將羊皮卷放在桌上。

「如果今天只有勝利者，雅典永遠沒有明天。」

帳內再次陷入沉默。

保薩尼阿斯望著阿列克西斯，眼中第一次露出欣賞的神情。

他知道，真正的勝利，不是再贏一場戰役，而是讓這座城市重新活過來。

數日後，協議終於達成。

雅典恢復民主制度。

除了三十僭主中犯下重大罪行的核心人物，以及直接參與血腥屠殺者外，其餘大多數人皆獲得赦免。

一紙大赦令(Amnesty)張貼在市集廣場。

沒有歡呼，沒有慶典，只有許多人默默流下眼淚。

那些流亡多年的雅典人，帶著家人一步步走過城門。

有人跪下親吻故鄉的土地。

有人望著早已殘破的家園，久久說不出一句話。

阿列克西斯站在人群中，看著一位白髮老人與失散多年的兒子緊緊相擁，看著一名婦人終於等到丈夫歸來，也看見另一個孩子，在人群中尋找再也不會出現的父親。

和平，從來不是讓所有人幸福。

而是讓更多人停止失去。

幾個月後，雅典重新舉行公民大會。

集市重新開張。

鐵匠的火爐再次燃起，陶工重新轉動陶輪。

學園裡，年輕人重新圍坐在老師身旁，討論著正義、法律與城邦。

彷彿那場血腥內戰，只是一場遙遠的噩夢。

然而，阿列克西斯心裡明白，傷口只是結痂，並未痊癒。

有些家庭永遠失去了親人。

有些人雖然獲得赦免，卻無法獲得原諒。

那些埋藏在人心深處的憤怒與猜忌，終究有一天會再次浮現。

一天傍晚，他在雅典街頭遇見了蘇格拉底。

老人依舊赤著雙腳，神情平靜。

阿列克西斯望著重新恢復生機的城市，輕聲說：

「老師，雅典終於重生了。」

蘇格拉底沉默片刻，望向遠方的衛城。

「重生的是城邦，不一定是人心。」

法律可以赦免罪行，卻無法抹去記憶。」

夕陽將兩人的影子拉得很長。

阿列克西斯沒有回答，只是默默望著街道上歡笑的孩童。

他忽然有種預感。

今日的和解，救回了雅典。

但多年之後，當恐懼與怨恨再次尋找替罪羊時，那位始終追問真理的老人，也許將成為下一個被送上審判席的人。

而雅典，終究還要再一次面對自己的良心。

夕陽緩緩沉入薩羅尼克灣，金色餘暉灑落在雅典衛城，也灑滿重新熱鬧起來的市集。

阿列克西斯獨自站在阿哥拉廣場的一角，望著來來往往的人群。

有人重新開張店鋪，有人修補破碎的屋瓦，有人與久別的親人相擁而泣。

這座城市，終於重新活了過來。

就在這時，一個熟悉的聲音從身後傳來。

「原來你在這裡。」

阿列克西斯回過頭。

柏拉圖與奧麗芙正並肩走來。

柏拉圖比幾個月前沉默了許多，眼神少了少年人的意氣風發，多了一絲看透世事的沉靜。

三人沿著廣場慢慢走著，誰也沒有急著開口。

過了許久，柏拉圖才望向衛城。

「以前，我一直以為，只要推翻錯誤的政權，城邦自然就會變好。」

他苦笑了一下。

「可是這一年，我看見了寡頭的殘暴，也看見了民主的仇恨。

原來，制度會改變，人心卻沒有那麼容易改變。」

阿列克西斯沒有說話。

他知道，眼前這位年輕人，正在經歷人生最重要的一場蛻變。

柏拉圖停下腳步，望著遠方夕陽。

「阿列克西斯。」

「如果一個城邦要長久和平，它需要的不只是法律，而是真正懂得正義的人。

也許有一天，我會試著尋找這個答案。」

阿列克西斯微微一笑。

「等你找到答案時，記得告訴我。」

柏拉圖也笑了。

「如果你還在希臘。」

三人都笑了，卻都知道，那一天也許永遠不會到來。

風從港口吹來。

阿列克西斯轉頭望向奧麗芙。

奧麗芙望著阿列克西斯，忽然輕輕笑了。

「以前，我一直覺得你的眼神很熟悉。」

直到梅麗莎把一切都告訴我，我才知道……原來一直都是你。」

阿列克西斯沉默了一會兒。

「妳會怪我嗎？」

奧麗芙搖了搖頭。

「如果我是你，我也會這麼做。」

真正重要的，從來不是你的名字。」

她望著阿列克西斯的雙眼。

「而是你始終沒有變。」

奧麗芙不再說話，只是靜靜望著他，眼中有不捨，也有理解。

她忽然從懷中取出一條藍色絲帶。

「這是我自己編的。」

她輕輕繫在阿列克西斯的手腕上。

「不是為了把你留下。」

而是希望無論你走到哪裡，都記得……雅典還有人等你平安回來。」

阿列克西斯低頭望著那條絲帶。

它沒有黃金珍貴，也沒有寶石耀眼，卻比任何戰利品都沉重。

他沒有說出「我一定會回來」。

因為他知道，未來等待他的，是更遙遠的東方，是波斯，是戰火，是未知的命運。

他只是輕輕握住奧麗芙的手。

兩人的手，只握了一瞬，然後，慢慢放開。

奧麗芙微笑著退後一步。

她知道，真正的愛，不是把一個人留在身邊，而是願意讓他走向自己的使命。

夕陽完全沒入海平線。

阿列克西斯望向東方。

那裡，是小亞細亞，是波斯，也是另一場改變世界的風暴。

而柏拉圖則望向身後的雅典。

那裡，是他一生都將思索的問題——

什麼才是真正的正義？

一人望向東方，一人望向城邦。

兩條不同的道路，就在同一個黃昏悄然展開。